

## 导论 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 所面临的新课题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的基本原则。坚持与贯彻这“三个面向”，立足于现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结合，展望世界未来发展的光辉前景，教育新一代和大学生们，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必将在全世界胜利的信念，争做时代的先锋，誓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促进派，是现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者的光荣、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并为其继承者以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理论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严密科学体系。它是由以无产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原则所构成的统一有机整体。它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强大武器。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任何科学理论都要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社会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同实践的密切结合中，才能发挥自己的功能和巨大威力。马克思主义自 1848 年以《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至今虽仅有 130 多年的时间，但它却已由当年游荡于欧洲的一个“幽灵”、“怪影”，发展壮大成为当今深刻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巨大力量！社会主义的旗帜正在插遍五洲

四海，飘扬于世界各地。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真理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战无不胜的旗帜。“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以万能 就是因为它正确”。●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既来源于实践，又自觉地同实践的发展保持最密切的联系，通过指导实践，不断地从社会实践的发展中，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就中，汲取营养，以保持自己充满活力和永葆青春。

但是，随着现时代的发展变化，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和飞速进步，怎样认识、理解当代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生命力？过去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剖析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发展过程，所得出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性，在当代还起不起作用？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了？诸如此类的问题，正在成为被议论纷纷和全球所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当前，我们人类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即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时代。它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制度的建立为开端。从此以后，世界经济已由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入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主要社会制度相抗衡、两种经济体系并存和过渡性的世界经济。这样的两种主要社会制度的并存和相互竞争，互比优越性，互比吸引力，以解决谁将在历史发展中取胜的问题，就构成了新的伟大时代的本质特征和主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这一历史时期被称为现时代，是伟大新时代的第二个阶段，至今没有完结。在这个时期

●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41 页。

里，两种主要社会制度间的关系日趋复杂和深化，表现得格外鲜明和突出。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一历史阶段相比，现时代已经发生着或正在孕育着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动。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从一国胜利到多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从一国的实践到多国的实践。特别是由于对社会主义不同模式的探索和社会主义各国改革热潮的兴起，构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更大压力。资本主义体系突破口的进一步扩大，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全面崩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民主运动的曲折发展和亚非拉一大批国家先后获得独立，第三世界的崛起等等，不但大大削弱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有利于社会主义体系，而且还使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力量的与日俱增，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逐渐打破了经济上由美国主宰、支配的局面，取而代之的是美、日、西欧三雄鼎立。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着世界格局、势态和力量对比，形成了两种制度、三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民族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多种力量互相角逐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概括地说就是“东西南北关系”。它主要包括“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两方面。“东西关系”主要是指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和以他们为首的两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和平问题。“南北关系”主要是指发展中的民族民主国家和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发展中国家要求独立自主，公正平等地发展本国民族经济，从根本上改变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以实现自己的经济独立问题。在这当中还有“东

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西西关系”（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和“南南关系”（第三世界，即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以及“东南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国家间的关系）。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当代国际格局的总特点，即既有两极之间的争夺斗争，又有多极多元世界的发展。使世界形势呈现出一幅五光十色、扑朔迷离的复杂景象。

第二，自战后 40—50 年代兴起的以电子计算机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和海洋开发技术等新技术群的新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不仅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在人类变革自然方面取得突破性的巨大成就，而且正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等，都受到巨大的冲击。随之而来的是现时代两种主要社会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也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微妙的变化。诸如科技革命的成果不但扩大人类活动空间，使人类进入太空，缩短了各国间的距离，电讯的发达和信息的灵敏，有利于各国间的互相沟通和了解，而且随着人类智力的开发，人的素质提高，正在逐步使人们能够找到解决矛盾和共同发展的途径。特别是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使世界经济的国际化趋势正在深入各个国家和各个领域。在生产领域，由于国际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的不断扩大，不仅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迅速发展，而且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社会主义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企业日益增多。国际贸易关系更加密切，世界贸易额增长迅速，世界性货币金融机构业务活动不断扩大，资本投资不再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独

占，国际间的科技文化交流和旅游事业的不断发展，使整个国际间经济、政治、精神生活日益紧密，不仅使南北双方的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而且使东西双方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社会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休戚与共。随着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决定了政治上的密切联系。超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互利合作，也因此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三，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凭借着它们处于发达阶段而拥有的巨大物力，财力和科学技术力量的暂时表面优势，利用战后出现的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稳定的时机，在不触动和危及其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于开掘生产潜力，多方地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尽量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以缓和国内和国际的各种矛盾，特别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来尽可能地保持其长期的稳定和发展。正是在此背景下，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和相对繁荣的“黄金时期”，似乎资本主义正有走出迷津死谷、起死回生的态势，使得他们在同社会主义制度的较量中似乎占了上风。

第四，社会主义各国在二次大战后的头十年里，相继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医治战争创伤，以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等方面都取得重大的历史性胜利，从而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对各国人民的吸引力。但是，在50年代后期，随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的上台，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政策和霸权主义，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成为全球动荡不安和酝酿新世界大战的根源。同时，又不断控制和威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唆使和支持一些国家搞地区霸权主义等，

不仅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而且还败坏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中的声誉，直接影响了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特别是如何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落后国家里，根据本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还缺乏经验，还有照搬别国经验和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存在，结果陆续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失误，遭受了这样那样的挫折，不但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妨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进一步发挥。但重要的是，从60年代以来（特别是70—8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先后在总结各自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厉行改革，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发挥新兴制度所固有的优越性方面，正在取得新的进展。

第五，自本世纪60—7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主要社会制度之间的并存、竞争关系，日趋复杂和深化。其主要表现是：由50年代的两大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局面，早已演变为现今两种类型的国家，即发达的资本主义各国和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特别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既对抗又对话的激烈争夺的错综复杂局面。在斗争形式方面，以往那种以政治、军事的较量为主，冷战热战交替上升的剑拔弩张的严峻形势，正在演变为以经济的、科学技术的和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较量为主。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突出，出现了国际关系相对缓和的总形势。目睹这些重大变化，正在向人们展示：世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在新的条件下和新的水平上，以新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这样一个深刻变动着和改变着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时代中；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主角的无产阶级

的思想体系，作为时代的旗帜——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行动指南，确已显示出它的极为旺盛的生命力。历史的客观发展进程已经雄辩有力地证明：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主要社会制度的并存和相互激烈竞争格局的形式，应该归功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学说的威力。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回答了时代所提出的课题，和由它所揭示的当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趋势，武装和教育了各国的革命人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现今世界的世情特点和各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成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进而发展成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把这些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毫不为过的。至于今后两种主要社会制度的并存、竞争的最终态势，其前进步履跨度之大小和频率之快慢，变化之广度和深度如何等，尽管起作用的因素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经常起作用的无疑将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取决于马克思主义能否进一步同现时代结合，回答时代所提出的种种新课题，以满足时代的需要和掌握群众的程度。总之，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正在现时代的巨大而深刻变动中接受考验。

如何评估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的作用和巨大生命力，已成为全世界东西南北不同学术界和舆论界的最为关心和热门话题。正是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给当代定性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逐步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思潮。西方有不少的思想家曾热衷于给当前时代冠以“超工业社会时代”、“信息、知识价值时代”、“电子技术革命时代”、“生物工程时代”、“经济一体化时代”等种种五花八门的名称。在对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所预示的人类社会未来前景的估价上，不论乐观派或悲观派，它们都认为当代已经“刷新了”马克思主

义，已经“刷新了”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类老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为人类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找到新的和极为美妙的“第三条道路”，如此等等，一句话，应该在新的基点上重新开始思考和行动了。

同这些“新思潮”相呼应的还有借口马克思主义“不够完善”、“有片面性”需要“补充”或“完善化”的种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他们或者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捏合在一起，或者宣称“结构的马克思主义”或者用存在主义解决马克思主义，或者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制造“老年马克思”同“青年马克思”的对立，“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列宁与马克思的对立”等等。在他们看来，似乎马克思主义已经失去了内在发展的机制，需要某种外在因素去“拯救”马克思主义，或者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来一次“革命”，以树立“人类学的马克思”、“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新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人则公开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上一个世纪下半叶时真理”，到了20世纪的今天，已“时过境迁”，理所当然地是“过时”、“失效”了，而他们则自称是站在现时代的最前列，把握时代“脉搏”者，他们要依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创造用以取代“过时”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的所谓“新的”、“科学的”社会理论，诸如以“科学史观”、“历史人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以“知识价值论”，“科技价值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用“经理阶层主体说”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学说；用“后工业社会”、“知识信息社会”、“社会趋同论”，来取代资本主义必然转变为更高社会形

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论断等等。它们妄图以科技革命引发的社会变动、阶级变动、思想观念的变动为依据，来给自己上述‘新的历史观’、‘新的价值观’、‘新的发展观’、‘新的人类前景观’披上科学的外衣，打上现时代的印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严重挑战。因为它们是以现代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挑战的，所以就更具有欺骗性和诱惑力，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漠然视之，必须严肃对待。

当然，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作用的众多评估中，确实还有一些颇有见地的见解。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R·L·海布隆纳说他深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当代‘必要的’哲学。“它不仅提供了一种历史观，同时，它也是作为历史创造的指南，尽管世态多变，但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的著作仍然不失其效用。”“在我们时代和今后，世界的改变是肯定无疑的；而且大部分将是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鼓舞和指导下进行的。”“要探索人类发展的前景，就势必要求教于马克思主义”。<sup>①</sup>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J·巴茨昂说：“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上强大因素，是对我们世界命运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能量。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历史作用确实巨大。”<sup>②</sup>法国的R·阿隆说：“马克思依然是西方思想的主宰。”<sup>③</sup>他的同胞、经济学家埃米尔·雅姆也说：“恐怕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不仅在苏联，就是在西欧，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时代象我们这个时代这样，对它这么感兴趣”。<sup>④</sup>英国《星

① R·L·海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版。

② J·巴茨昂：《思想体系·科学·哲学》，波恩1966年版。

③ R·阿隆：《为欧洲的衰落辩》巴黎、拉封，1977年版。

④ 埃米尔·雅姆：《二十世纪经济思想史》巴黎1955年版。

期日泰晤士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在我们时代存在的最有吸引力和最成功的思想体系。”

面对现时代的一连串重大深刻的社会变动，社会政治风云的变幻，令人目眩神迷，新课题与日俱增，尤其西方一些学者以大变动为借口，多方面的严峻挑战，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置若罔闻，更不能来取回避态度。而只能是面对现实，以庄重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就现时代的最新实际，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各自本质，两种主要社会制度的并存，竞争、发展的趋势等来进行再认识，并做出科学的回答。这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命运。

恩格斯说得好：“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sup>①</sup>“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sup>②</sup>这段话尽管是在120多年前讲的，但至今仍显得那么贴切。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力，就是要把它与实践唯物主义论点应用于当今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新时代，观察分析当今工人运动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回答时代的呼唤，解决实践所迫切要求解决的种种新课题。这样做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贯主张，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精神实质所在。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和精神实质，内在的和理所当然地要求它的后继者，应该“从顽强的事实出发，”<sup>③</sup>立足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530页。

现代“最顽强的事实”，做出全面而深刻的科学分析，引出其固有的规律性，以指导当代实践并发挥其行动指南的作用。

以庄重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的精神，针对现时代的最新实际进行再认识，首先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特别是要对二次大战后最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制度的现今形式的再认识。

有史以来出现的各种社会形态中，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最为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则被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社会现象所掩盖。正因为如此，自资本主义坠生人世间起，如何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就成为社会认识论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一大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当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时，就在《资本论》这一光辉巨著里对它做出极为严格而科学地剖析。他们从商品入手，抓住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一根本关系，透过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前提、特征、内在矛盾，及其历史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地分析，建立了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剩余价值论为核心，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灭亡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论，不但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大白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深刻根源，而且进一步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必然规律，从而为认识和改造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列宁坚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理论和方法，在自由资本主义刚刚迈进垄断资本主义门槛时，就对垄断资本主义在其早期所表现出来的本质特征做了全面的分析和阐明，并对其历史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的预测。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列宁《帝国主义论》发表问世以来，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几经风雨和变迁，特别是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的拆

腾，又经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强烈，震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两股伟大群众斗争潮流的致命冲击，以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再度洗礼，无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各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内都出现了不同于以往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新特点。诸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普遍发生变动，资本主义的现今形式，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和剥削方式，当代无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的变动，社会再生产的运行机制和国家调节，以及国际竞争和垄断等方面的新态势的出现等等。如何正确看待这些变化呢？不管西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怎样巧妙地利用这些变化大做文章，但是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工人受雇佣的奴隶地位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必然历史趋势也没有改变。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而要对这些新变化、新特点做出正确地考察和判断，就不能割断资本主义的今天、昨天、前天之间的历史联系，就不能不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所出现的不同形式的差别，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以便回答现今资本主义是否改变资本主义的本性问题。也就必然地再次重新提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特征、历史地位、历史趋势和历史命运的老问题，并结合新的现实予以科学地回答。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现时代所提出的扩展和深化，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应立足于现今资本主义变与不变的“最顽强的事实”，对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论，使之更加充满生机活力，这正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其次是对社会主义，特别是已经历了几十年严峻考验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和发展中“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制度，在实践中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和探索的过程，那末从理论上当然就有一个不断认识和再认识的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他们有生之年，尽管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相结合已有很大发展，但社会主义革命毕竟尚未成功，没有也不可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是依靠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剖析而得出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恩格斯也说过：“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

“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方面的正确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处历史环境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已实为高瞻远瞩和难得。尽管如此，也难免还有其局限性。列宁有幸亲自领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并着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可惜他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仅有六年的时间，而且正值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后三年，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所突破，但毕竟时间过短，且限于一国范围和当时的特殊条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只能说是刚刚开始。目前的情况是，社会主义不但已有 70 多年的历史，而且还超出一国的范围，一系列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进行着各式各样的具体尝试和探索。几十年汹涌澎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419 页。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550 页。

湃的生活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有必要也有更为充分的条件，在新的水平上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现实，并通过反思使之更加完善。实践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并非马克思、恩格斯原来所设想的，也并非在构成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国家同时胜利的，而是在这个体系较为薄弱的环节，先是一国，后是数国相继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在发达的资本国家率先建立，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甚至极不发达的国家里相继建立起来。正是由于逾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的条件，这就为在两种主要社会制度并存、竞争的特殊背景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以便在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各方面超过资本主义，就成为十分艰巨而复杂的问题。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既是为社会主义各国提供了机会，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社会主义各国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通过自己的胜利和挫折，从体制上暴露出一系列的这样或那样急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正在蓬勃兴起的体制改革浪潮所引起的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各方面的深刻变化；等等，这些都大大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总之，现时代的伟大实践正在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如何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所出现新经验、新情况、新课题，提出了重新认识过去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种种已有的定论。诸如：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问题；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问题；尤其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什么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模式，即具有各国建设特色的道路问题；如何坚持社会物质文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等建设的全面发展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问题；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问题；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及其运行

机制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解决方式问题；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之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以及未来发展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深入研究，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和再提高。它不仅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理为指导，解决实践提出的新课题，推动实践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进一步充实、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

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和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两者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因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现时代发展统一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们之间的并存和竞争构成了现时代的主要内容。对其中任何一方认识的扩展和深化、就必然关系到对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认识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对立面统一和斗争问题。诸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主要社会制度之间的并存、竞争的历史缘由和发展趋势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及其历史进程的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的问题等等。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本身来看，两者又是“上篇”和“下篇”相互衔接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准备和历史前阶，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头一个社会站台，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归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没有资本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建立是以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台基的。可见，用历史发展的尺度来衡量，社会主义应该是而且必然是高于资本主义的。当然，要实现后来居上还需要有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而在整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

比，生产力不发达，工作效率低、文化落后的现象也是可能出现的。正如列宁所说的：“新的世界，社会主义的世界，具有特殊姿态的苏维埃共和国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并不奇怪，这个世界不是一生下来就完美无缺的，不是象密纳发那样一下子就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的。”<sup>①</sup>在实现后来居上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劳动效率低，经济文化落后是不可避免的，这主要是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所造成的，而不是新生的社会主义本身的过错。作为社会主义者要面对现实，正视它的存在，尤其重要的要靠自己坚韧不拔的努力奋斗来改变它和缩短它。这就是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再认识中，应该采取的科学求实态度。

列宁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sup>②</sup>要实现当代资本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离不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许多理论观点问题，这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又要善于创造性地运用各种新的情况，解决实践提出的种种新课题，把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注意破除对马克思主义各种教条式的理解和不断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种种“左”的或“右”的错误观点；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结论，特别是某些带有空想成分的个别论断。这

① 《列宁选集》第3卷 第597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 第243页。

就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准确完整的理解。那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理解”和“附加”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根本精神实质，不可能正确解决现时代所提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运用于对资本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来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主要制度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前途，只能把人们引入歧途。但是只要回顾一下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当前实践中所存在的种种倾向，就可以使人们更加深刻地感到：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及坚持和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之迫切性和艰巨性。由以上可以看出，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再学习、再认识和再创造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的再学习、再认识和再创造，毫无疑问地将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更加充实和完善，出现一个更大的发展和飞跃。

总的说来，现时代发展所特有的种种历史新课题、新矛盾及阶级关系的极端复杂性，要正确解决这一系列极其复杂的重大历史课题，不但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更新和更高的要求，而且也为它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所指出的：“世界在发生巨大变化，人类文明在突飞猛进，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事业展现了新的前景。这一切都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这里所谓开拓新视野，就是要看到世界各方面的巨大变化；所谓发展新观念，就是要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实践，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所谓进入新境界，就是要用新的理论结构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达到一个新的水平。